

看水

◇张轩

每个周末,我都要回乡下去看母亲。那天吃过午饭,我和母亲东拉西扯地聊着家常。母亲说起前阵子高温少雨,村里人都成天忙着浇地。

一说到浇地,我就想起过去看水的事情。看水也叫“上渠”,就是安排人看管水渠上的豁口,保证浇地时不被上游的人截流。

我出生在秦岭北麓一个叫作长潮湾的村子。那里,人们依崖而居,塬下是河滩,塬上是大地。河滩的庄稼都是靠距离村子三里开外的几眼泉水灌溉。为节约土地,水渠都是沿着地头边挖出来的,泉水由南向北潺潺流淌,最后流入清水河。干旱的时候,上游村庄的人先浇地,浇完了才能轮到下游的人浇灌。有时太干旱了,上游都浇了两

遍,下游一遍都还没浇上。这时候,下游的人只能熬夜浇地。干渠水大,可以四五家同时浇灌。但是,不管是河滩还是塬上浇地都需要安排人去看守,才能保证不被上游的人截水。

那年秋天,我家在河滩承包地里种的玉米正处于抽穗期,因为连日高温,旱得拧成了绳。父亲很着急,跑去跟上游村庄的人套近乎,商量着看夜里能不能把泉水放下来,让我们把地浇了。

那天夜里,没有一丝风,闷热难耐。我和父亲顺着水渠往下查看,确保沿渠各个地头的豁口封堵严实。没有封堵严实的豁口,父亲用铁锹铲土加固好,再用脚踩压实,以防冲口和渗漏。沿渠一路下来,四五十个豁口被我们封堵得严严实实。

大约夜里十一点的时候,水终于放下来了。父亲在地里浇水,看水的活儿自然落到了我头上。看水可不是轻省事,需要我在三里长的水渠上来回奔波查看,检查豁口有没有被水冲开,更重要的是不能让村里其他人在上游截流浇地。

为了方便封堵豁口、防漏水,我干脆光着脚,拿着手电筒顺着水渠旁边的小路来回查看。小路被两旁的野草拥簇着挤到了一块,杂草不时划到小腿上火辣辣地疼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我的胆子真大,从来没有担心夜间蛇从草丛里窜出来咬人,也很庆幸那些年看水从未遇见过蛇。

大约凌晨两点,天空响起了几声闷雷,紧接着几道闪电划破夜空。不一会儿,豆大的雨点砸向干渴的土



地,借着手电筒的灯光,看到阵阵烟雾升腾,空气中夹着土腥味。父亲告诉我,只要没有刮大风,地还得浇。果然,如父亲所说,雨下过一阵,打湿了地面就停了,夜空出现了一轮明月,有了丝丝凉风。

东方开始泛白的时候,我们终于把地浇完了。父亲喊来了邻畔的五爷,帮着他浇灌那五分来地的玉米。

看水是比较轻省的活路,其实是指塬上浇地看水。那年,我放暑期在家,正赶上塬上大平地组织浇地,队长老冯让我去看水。从西干渠到大平地大约二里来路,有大小二十来个豁口,安排我们三个人看水。一人管一段,每人一晚上有八元的报酬。因为是在灌区买水浇地,大家都比较自觉,只要保证豁口不漏水就

行。几个人聚在一起可以东拉西扯地闲聊,隔段时间在各自分管的渠段巡看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,猕猴桃早已成为家乡农民致富增收的主导产业。老家的河滩和塬上都种上了猕猴桃,国家又投资钻探了八九眼机井,埋上了暗管。有些地方还安装了喷灌设施,按钮一按,水就到了地头,浇地方便多了,再也不用看水啦!



心中那份甜

◇张旭

“西瓜,又甜又大的西瓜。”听到叫卖声,我加快脚步往大院门口走,那里已经围了一堆人。“这瓜绝对甜,不甜不要钱。”摊主正切开一个西瓜让大伙儿品尝。我用自己的方法敲了敲,听了听,选了两个大西瓜。回到家,我把西瓜切开,看着红红的瓜瓤,想起了外婆家的那片西瓜地。

外婆家在富县寺仙镇,那里属渭北旱塬丘陵沟壑区,粮食作物以玉米、大豆为主。外婆家的西瓜地在沟渠边,大约三四分地。每年播种的时候,外公和外婆把地翻一遍,拣出散落在地里的枯枝、石块,然后再细细平整一遍。接下来就是选种、播种,遇上干旱的时候还要不定时浇水,精心呵护。西瓜成熟的时节,瓜田里总少不了我的身影。西瓜个头不大,但个个饱满圆润,表皮光滑且带有光泽。我跑前跑后,学着大人的样子,左拍拍、右敲敲,试着通过听声音来辨别西瓜的成熟度。

晚上,外公拿出一个成熟的西瓜,用刀轻轻一切,“咔嚓”一声,清脆的

瓜皮就自动裂开,红红的汁水瞬间流了出来,一阵清香扑鼻而来。一家人坐在院子里,吃着西瓜,说着白天发生的事。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,外婆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外公喜欢回忆过去,如数家珍地讲述田间劳作和家庭趣事。外公的话朴实无华,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感悟,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这些画面都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外婆勤快,造就了她独立自强的品质。每次外公外出干活,总能安心地把家里大小事交给外婆。屋内屋外、田间地头,外婆都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吃着外公带回来的西瓜,大家笑得合不拢嘴。我想这不仅是西瓜带来的甜,也是外婆、外公看着日子越来越好,发自内心的喜悦。

后来,我渐渐长大,外出上学,参加工作,离开了那片土地。夏日的田间、香甜的西瓜、放学后的欢声笑语,都化作了我心中最深情的记忆。正是那些平常的点点滴滴,构成了儿时的记忆,那是我对故乡的深厚情感。



诗歌

从田野归来
牧牛的歌声
踏破了村庄的宁静

晚霞被再一次描绘
以各种图案
点燃“火烧”的云

虫鸣蛙鼓
稻香弥漫
炊烟在微风中慢慢消散

拉开夜的帷幕
那些古老而又熟悉的童话
依旧在悄悄生长

秦楚关垭

◇束龙

一条路,穿越千年
雄关车道,血性柔情
历史,留下了它的辙痕
那个叫半月的女子,从此入秦

一段城,镶嵌在记忆深处
路漫漫兮,如泣如诉
经历,留下了她的故事
这个叫关垭的地方,朝秦暮楚

穿越千年的梦想
连起安宁与祥和
跨越岁月的长河
幸福的路没有尽头
历经跌宕坎坷
青山不老,岁月不负
放眼望去,心宽地阔

路在脚下,通向远去的历史
梦回秦岭楚河
路在脚下,通向康宁长安
欢喜着,今天的幸福生活

农家素描

◇乔志峰

秋来村寨美如画,
农家庭院存幽雅。
前院葡萄攀高枝,
后园青竹自挺拔。
青菜鲜嫩辣椒红,
盆景温馨托山茶。
门首蓬勃四季桂,
硕果香溢几邻家。

荷花吟

◇黄平安

小池碧叶何田田,
忽有蜻蜓立荷尖。
最是荷花颜色好,
清涟不妖花中仙。

窗外的四季更迭

◇熊聆邑



四季

我家窗前有一片树林,树林周围刚好有一块草坪。一年四季,草坪始终有半人高的野草,偶尔有麻雀、小猫等小动物穿梭其中,增添了不少景色和欢乐。

春之萌动。当阳光洒在窗外的那片土地上,万物开始苏醒。草坪最先感受到春风的气息。枯黄的草坪在春风里逐渐变得柔软,似乎有了灵性。几天不见,嫩绿的小草就长成一大片。周围的几株柳树也从

沉睡中醒来,垂下嫩绿的枝条,与轻风共舞。不知不觉,窗前就成了百鸟的舞台,它们或婉转高歌,或低吟浅唱。清晨,我会静静地坐在窗前,聆听鸟儿的歌声,感受春天的气息。

夏之热烈。阳光变得热情而奔放,窗外的草坪早已换上了翠绿的新装。那几株柳树化作夏天的守护者,茂密的绿荫为过往的行人提供阴凉。午后,蝉声鼎沸,仿佛在为夏天喝彩。最惬意的时光,莫过于手捧一本书,坐在窗前的竹椅上品读。偶尔,一阵微风吹过,带来一丝凉意,那是夏天的问候。

秋之收获。秋天的脚步轻盈,像一个文静的少女,

缓缓走来。窗外已是金黄一片,周围落叶纷飞,好似翩翩起舞的蝴蝶。柳树开始换装,金黄的叶子与深绿的柳条交相辉映,在风中轻柔地飘荡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看着窗外的景致,不禁想起辛勤劳作的人们,纵然汗水湿透衣襟,也止不住内心的喜悦。仿佛是与天地产生共鸣,大雁南飞,秋天的天空总是格外的蓝,蓝得清澈透明,蓝得深邃辽远。

冬之静美。一场冬风说来就来,窗外的世界突然变得宁静祥和。草坪上的绿色早已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雪白。那几株柳树也披上了冬日的盛装,银装素裹,分外妖娆。每当雪花飘落,我会静静地看那漫天

飞舞的雪花,好似在观看一场盛大的演出。它们轻盈而温柔,素雅而大气,没有浮躁,没有喧嚣。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,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

春去秋来,寒暑交替。在春天,学会了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和活力;在夏天,懂得了珍惜光阴和热情;在秋天,体会到了收获和希望;在冬天,领悟到了静谧和内敛。四季更迭仿佛是一场人生旅行,从热烈到平静,从青春年少到成熟稳重。

生活就如窗外的那块草坪,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独特之处,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和收获,在人生的旅途上,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风景。